尚書集注述疏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梓材

此康叔爲監。武王敎以監者告庶邦之辭也。左傳子金敎晉侯之言。論語孟子。其於應對也。或代爲設辭。蓋古多有之矣。非懼康叔齒少而爲之也。康誥曰。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惟曰。未有遜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皆武王爲康叔設辭之見端也。今篇中設辭。其有言王之言。宜矣。其篇首言王者。則以所達自邦君言之也。其篇末言王者。又以所欲由康叔言之也。篇首以始之。篇末

以終之。而篇中則代監者所告焉。不亦備乎。先儒未得其說。以爲此篇多脫簡者。非也。康誥曰。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今梓材亦此意也。其言保民而達王者。皆所以宏王也。梓材名篇。異乎康誥酒誥者。告康叔以告庶邦。稱誥則無所主名也。名曰梓材。隨舉其文名之也。猶詩之名棫樸也。監平聲少去聲爲康叔之爲去聲

述曰。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云。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蓋子金教之言而稱孤。猶梓材教之言而稱王也。論語言孔子教子路之對云。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孟子言敎公都子之答云。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

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孟子言敎屋廬子之對云。於答是也何有。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蓋論語孟子之設辭。猶梓材之設辭也。其稱汝若恆越曰稱惟曰稱今王惟曰者。皆設辭而代監者所告也。則其篇中也。其自惟邦君而上言所達者。則其篇首也。其自已若茲監而下言所欲者。則其篇末也。皆無脫簡也。朱子謂梓材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子而自稱王。蓋疑其脫簡也。吳氏棫謂脫簡自王啟監以下。以爲是洛誥中書。蔡

傳謂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皆未察於古之爲文者也。若夫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或以爲梓材脫簡焉。繇今攷之。上下經文。皆不貫也。史記云。周公懼康叔齒少。爲梓材。示君子可灋。則此以周公爲說者。蓋以梓材爲成王之書。從書序也。失之矣。金氏履祥通鑑前編云。梓材。伏生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又云。今文當作周公曰。而無封字。此於經文。亦意言之爾。釋文云。梓亦作杍。或曰。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商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

陰。有木焉。名曰杍。二子復往觀之。見杍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杍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仰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對。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杍古梓字。梓材之篇。蓋取諸此也。今不從者。經有三喻。獨梓材也邪。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以者邦君以之也。厥庶民者其邦君之庶民也。即下文言厥亂爲民之民也。暨厥臣者及其邦君之羣臣也。即下文言尹旅諸臣也。大家者大臣之家。邦君所命。而庶民羣臣所奉命而下達者也。即下文言司徒司馬司空諸大臣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故

庶民羣臣大臣之家。皆統稱之曰厥臣。所以明其同爲臣而達王。不惟省文已也。達者通行也。此言下達其上命。通而遵行也。猶儀禮言昏禮下達也。下文所謂引者。引而達之也。所謂迷者。迷而未達也。王制曰。自天子達。非有達王者。何以能自天子達乎。邦君者上則有王。下則有厥臣。今康叔爲邦君。康叔又監庶邦君也。故責邦君焉。自邦君言之。故不曰達于一人。而曰達王也。言以其庶民及其羣臣通而遵行乎大臣之家。以其臣通而遵行乎王。則惟邦君也。蓋邦君所能以之者。其事在下文也。今以下文大要言之。王保民者也。邦君敬勞以保民。則其臣亦敬勞以保民。引養引恬。引而達之。是邦君以厥臣自大臣至羣臣而達

王矣。自大臣至羣臣而達王者。保民也。保民。則迷民且不
迷而達。是邦君以厥庶民爲厥臣而達王矣。其以之達大
家者。即在是焉。蓋邦君命大臣保民。則厥亂爲民。其庶民
無不從治。其羣臣無不從治民。下達其上大臣之命。通而
遵行。是邦君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者。可知也。於是乎
同爲臣而達王。非邦君能以之哉。詩曰。受小國是達。受大
國是達。此其言邦君之道也。勞去聲

述曰。中庸云。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以言此經。則
厥臣之序可推也。孟子云。百乘之家。蓋大家也。書疏引鄭
云。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鄭
以與訓惟者。蓋如禹貢惟木之惟也。失之矣。經稱曰王。鄭

謂二王之後。於經病添文也。蔡傳云。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蔡以厥臣自王言之。於文未適也。經言邦君以厥臣。蓋自邦君言之也。此左傳所以有陪臣之稱也。凡言達者有上下之殊。中庸云。達乎天子。此上達也。王制言自天子達者。則下達矣。今以經下文攷之。皆下達之義也。僞傳云。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敎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此雖以下達

言。而以言下文。於義未融也。經言家不言都。傳以周官都家爲說。亦非也。說文云。達通也。中庸於達道言所以行之者。謂通行也。引詩者長發文。其詩下文云。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蓋商頌言元王契之事也。毛傳云。履禮也。鄭箋云。發行也。元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敎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敎令則盡行也。孔疏云。敎令盡行。是達之驗也。蓋以下達言也。此所謂達王者也。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

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勞力報反監平聲古巖反爲去聲屬音燭辟音僻

汝若恆越曰者。設爲監者告庶邦之辭。蓋貫一節而言也。若。如。恆。常。越。及也。謂汝如常言及之也。師師者。相師灋也。猶皋陶謨言百僚師師也。司徒司馬司空。邦君之三卿。皆大臣也。上文所謂大家也。尹。正也。若大夫爲正長。旅。衆也。若衆士。皆羣臣也。上文所謂暨厥臣也。殺戮無辜曰厲。敬勞者。敬以勞民。而恐傷之也。肆。故。今也。徂。往也。存也。歷人。往犯罪者所過歷之人也。大戴禮曰。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戕害也。監者。方伯連率之職。所以監治庶邦君也。康叔以孟侯爲監。酒誥所以言劼毖侯甸男衛也。寡者。對衆之稱。

論語言無衆寡無敢慢者。敬寡之義也。寡莫弱於寡婦。故敬寡尤以寡婦爲極焉。屬者聯屬可依也。婦者蒙上文所謂寡者而言也。由行也。容者容民也。承上文爲民而言。效白也。御事治事之臣。統司徒司馬司空尹旅而言也。引長。恬安。辟偏也。言汝如常言及之曰。我有相師灋者。凡其臣曰。予無厲而妄殺人。亦其君無妄殺者先敬以勞民。故今其臣往而存其敬勞焉。故今往姦宄往殺人。所過歷之人。有不知情而可宥者宥之。故今亦見其君宥歷人之事。於害敗人有誤而可宥者宥之。是師師也。蓋王開置邦君之監者。其治爲民而已。王之命曰。無相害民。無相虐民。其敬勞至于敬寡。其敬寡至于聯屬寡婦。君臣合行以容民。王

其白邦君及治事之臣。其命何以哉。以相引長養民也。以相引長安民也。自古王爲民若此矣。監者其無所偏也。此皆設爲監者告庶邦之辭也。蓋師師者敬以勞民。其養民也。其安民也。皆下文所謂保民也。師師者引而達之。王命遂行。此邦君以厥臣自大臣至羣臣而達王者也。正長之長丁丈反率色類反

述曰。若如。詳臯陶謨疏。恆常。釋詁文。越及。詳微子疏。曲禮云。長者不及。毋儳言。論語所以稱言及之也。釋言云。越揚也。今不以越曰爲揚言者。以揚言非恆言之常也。僞傳云。汝惟君道使順常。傳遂以越曰爲於是曰。此添文釋之爾。昭四年左傳稱杜洩謂季孫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

孟孫爲司空。夫子者叔孫也。此邦君之三卿也。尹正。釋言文。詩雨無正云。正大夫離居。鄭箋云。正長也。旅衆。釋詁文。禮記禮器云。士旅之。儀禮燕禮云。士旅食。是士以旅言也。稱曰稱子者。孟子云。諸大夫皆曰可殺。又云。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其例也。殺戮無辜曰厲。周書謚灋篇文。以言此經。非謚而義同也。易井象傳云。君子以勞民勸相。蓋勞者勞之。此井養不窮之象有然也。肆義詳盤庚疏。釋詁云。徂往也。又云。徂存也。蓋有所往。則有所存矣。互詳酒誥疏。引大戴禮者。子張問入官篇文。其上文云。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蓋歷與專對文。專者自己專之也。歷者自人歷之也。釋言云。辟。歷也。則歷亦辟也。文六年左傳云。辟刑獄。故曰。歷

者獄之所由生也。蔡傳云。慼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非也。慼人知情而宥之。可乎。墨子引大誓云。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慼人不知情者猶不宥也。此紂之厲殺人也。今詳逸文。戕義詳盤庚疏。春秋宣公十有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易小過九三云。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此故害之不可宥者矣。若夫誤害。則其可宥者也。今律。誤害者。從減焉。釋文引馬云。戕。殘也。今不出之者。蓋殘則害之甚者也。今言可宥。必誤害焉。甚不甚未可知也。周官大宰云。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引此經而言之。非也。詩旄邱序云。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則康叔爲監可明也。脩與修通。率與帥通。王制云。千

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
此與酒誥言劼毖侯甸男衞者義同。則非監一國也。蓋監
者察而治之。大小相維。治道然也。非疑而立之監也。王制
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又云。天
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此
大夫爲監。非康叔孟侯之例也。論衡引梓材曰。彊人。有王
開賢。厥率化民。蓋狀敗人宥作彊人有。啓監作開賢。亂爲
作率化。皆今文之殘而譌者也。論衡說之。從人絕句焉。此
非經之本義也。哀二十七年左傳云。無及寡。無畏衆。蓋敬
寡則無及矣。王制云。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
此異稱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蓋謂

寡夫。此通稱也。今經自寡而推之婦者。言其極也。說文云。㜸婦人妊身也。周書曰。至于㜸婦。蓋㜸者屬之聲轉也。或曰。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今經之敬寡。即矜寡也。蓋矜寡與㜸婦對文也。非也。經言至于者。言其極也。詩芣苢序云。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是㜸婦非若矜寡之極也。經何以不曰至于㜸婦至于敬寡乎。此以見非經之本文也。偽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此託於孔鮒而爲偽爾。偽傳以屬婦爲妾婦。蓋偽與偽同。非經之本義也。以妾婦非極。反在敬寡之下也。說文云。屬連也。言聯屬也。劉熙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㜸音轉而義通也。孟子云。

舍正路而不由。則由者行也。釋詁云。由從也。孟子云。由仁
義行。蓋由而從之者則有行之之道焉。互詳康誥疏。易師
彖傳云。君子以容民畜衆。蓋有所以容之者也。曲禮效駕
注云。白已駕。疏云。效白也。僞傳言效實。蔡傳言責效。皆於
經微添文也。廣雅云。效考也。以言此經。與所謂厥命者。於
文未洽也。引長也。釋詁文。詩卷阿云。以引以翼。易兌上六云。
引兌。孟子云。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皆言乎相引長者也。
說文云。恬安也。周官大司徒云。以保息養萬民。以本俗安
萬民。此引養引恬之類也。大學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
則爲天下僇矣。朱子云。辟偏也。蓋辟與僻通也。而監者宜
愼矣。蔡傳以刑辟言之。非也。經言罔厲殺人。非罔攸刑辟

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菑側其反塈許氣反茨在私反雘音矱夾音協懌音亦先後之先去聲

惟曰者承上文汝若恆越曰而言。亦設爲監者告庶邦之辭。蓋貫一節而言也。稽田。計田功也。田一歲曰菑。敷菑布始耕也。陳。久。修治也。久治以勤終也。疆田畔也。畎田間水道也。垣墉者馬氏謂牆卑曰垣。高曰墉。是也。墍飾也。墍馬

氏謂堊色也。茨茅蓋也。梓良木名。樸木素也。斵攻木也。雘馬氏謂善丹也。今王惟曰而下。設爲監者述王之辭。先王文王也。明德者敬以勞民之本也。康誥言保民者所以必先言明德也。勤用明德者以始之用功言。非勤不能用也。詩曰。文王既勤止。用明德者以終之成功言。能用則勤可知也。康誥言文王之明德曰。用肇造我區夏。懷思也。夾者左右之近也。享獻也。詩曰。莫敢不來享。作勤也。兄弟謂同姓及異姓者。方竝也。后諸侯也。式用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集者如鳥之來集也。越及也。言皇天付民及土者。庶邦來集。有人此有土也。康誥所以言文王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也。述王言而曰肆王者。以所告自庶邦言之也。王

言稱王。康誥酒誥皆有之矣。懌。說也。先後者。先之後之。皆引而達之也。詩傳曰。相道前後曰先後。迷民者。迷而未達之民也。易曰。先迷失道。詩曰。俾民不迷。言汝惟曰。所謂引養引恬者。若稽田也。若作室家梓材也。三者始既有然。終又惟其有然。皆相引長之勤。而後其田得以爲養。其室與器得以爲安也。今王惟曰。文王既勤用明德。懷德者思爲左右之近。則庶邦享獻。而動兄弟之國竝來矣。文王亦既用明德。諸侯用文王之典來集。則庶邦且大享獻矣。此以先王明德。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故今王惟德之用。和說而先後乎迷民。以說先王之用明德而受命。蓋先王既有然。今王又惟有然。是相引長也。庶邦君臣。今

念王言。先後乎迷民。相引長以養之安之。是和德說之也。即下文所謂保民也。以迷民言之。舉難達者也。至于迷民亦說之。則不迷而達矣。此邦君以厥庶民爲厥臣而達王者也。堊遊各反音惡說音悅相道之相去聲

述曰。經之三喻。易繫辭傳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也。史記云。會稽者會計也。今言田功若方田農事之程也。田一歲曰菑。釋地文。陳久。詳盤庚疏。王氏引之云。陳治也。古通𣣋。周官稍人注引詩信南山云。維禹𣣋之。毛詩𣣋作甸。毛傳云。甸治也。緜今攷之。治修重文。於義未融也。僞傳釋爲陳列。於文未洽也。說文云。疆畍也。攷工記云。廣尺深尺謂之甽。蓋田閒水道也。說文云。垣牆也。吳語云。君有短垣

而自踰之。釋宮云。牆謂之墉。詩良耜云。其崇如墉。易解上六所以言高墉之上也。塗與涂通。涂之所以爲飾也。釋宮云。牆謂之堊。說文云。堊白涂也。墍仰涂也。茨以茅葦蓋屋也。樸木素也。釋木云。椅梓。攷工記有梓人。貴良木也。此以斲爲攻木之工也。馬義皆見釋文。書疏謂鄭引山海經云。青邱之山。多有青雘。說文云。雘善丹也。周書曰。惟其敷丹雘。蓋塗作敷也。書疏云。二文皆言斁。卽古塗字。蓋此文與上文敷作斁也。皆以音近而異也。引旣勤者。詩賚文。懷思。釋詁文。禹貢云。夾右碣石。則夾以左右言也。左右則莫近焉。釋文云。夾音協。近也。僞傳云。懷遠爲近。此据僖七年左傳所謂懷遠以德也。江氏云。懷來諸侯爲夾輔。夾今陜反。

此据僖四年左傳所謂以夾輔周室也。皆自文王懷之而言也。詩皇矣云。予懷明德。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蓋言畏則懷可知也。故皆曰文王之德也。此自懷德者而言。詩汝墳所以歌父母孔邇也。以言此經。於義尤融也。經言后式典集。懷德之至也。享獻。釋詁文。引來享者詩殷武文。作動。詳堯典疏。詩伐木云。兄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蓋以同姓及異姓釋之也。成二年左傳云。晉與魯衛。兄弟也。此同姓者也。釋親云。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此異姓者也。方茲詳微子疏。后爲諸侯者。堯典言羣后。其例也。釋言云。式用也。引式典者詩我將

文。毛傳云。儀善。刑灋。典常也。王肅云。善用灋文王之常道。是也。詩言鳥之集者不一矣。皆謂來集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此從朱子以一句讀也。付馬本作附。懌說。詩板毛傳義也。引詩傳者。詩緜毛傳文。相道猶相導也。引易者。坤彖傳文。釋言云。迷惑也。失道而惑。則未達于行矣。引不迷者。詩節南山文。王氏鳴盛云。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已下。周公因誥康叔而幷戒成王之辭。通上康誥酒誥三篇總結之也。孫氏采其說焉。此從書序而爲之說爾。如其說。則篇首王若曰爲周公之辭。非事實也。非史灋也。誥臣而幷戒君。非文體也。梓材之義。其通乎康誥酒誥者。蓋旁通也。非以是總結也。三篇皆自結者。酒誥則

惟言酒爾。奚所爲三篇之總結乎。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音以監平聲

已。語辭。猶咨也。上文設辭。皆武王之言。而皆爲監者之言。故武王於其終自歎而總結之曰。咨乎。當若此爲監矣。惟曰者。終又設爲康叔所欲之辭也。蓋庶邦君臣。敬以勞民。引養引恬。雖迷民猶使之達。其所以達王者。皆以保民而已矣。保民者達王之大要也。今於其終特揭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爾雅曰。子子孫孫。引無極也。相引以達。則欲至于萬年矣。故永達王者惟永保民也。○謹案梓材與康誥皆言保民。康誥自明德慎罰而言。用其義刑義殺。則以宥與不宥者言之也。梓材自勤用明德而言。引養引恬。

則以宥者言之也。保民。而先後乎迷民者。康誥所謂爽惟民迪吉康也。康誥仁而義。梓材義而仁。故曰惟德用也。洛誥曰。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蓋梓材之遺也。易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梓材之誥。其有是也夫。厭於豔反思去聲夫音扶

述曰。已。咨。詳大誥疏。引詩者。楚茨文。儀禮少牢饋食禮。言祝嘏云。來女孝孫。又云。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亦其義也。引爾雅者。釋訓文。引易者。臨象傳文。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七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八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召誥

召者。大保奭之采地名也。天下以稱之曰召公。成王將卽政。召公與周公奉王命作洛。召公因周公歸而告王。史以是敘之爲召誥也。蔡氏曰。召公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諴小民之本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遠慮蓋如此。

奭始亦反 復音覆

述曰。召今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西南。古所謂召亭者也。

召誥之書。召公當作洛時。以成王將卽政而告之也。史記言作召誥於反政後。非也。蔡傳云。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於王。蓋以爲召公自作書也。亦非也。史記言作召誥者。謂史作之也。蓋敘之爲召誥也。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亦謂史作之也。此與序言周公作無逸者不同。如召誥爲召公自作也。則惟曰越自乃御事可矣。豈當曰旅王若公乎。漢志云。召誥脫簡二。謂今文也。蓋以中古文校之也。今梅本召誥。固取之馬鄭王古文本者。則皆無所脫矣。互詳酒誥疏。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自篇首而下七節。史敘召誥之緣也。二月者成王七年之

二月。據洛誥七年而知也。蔡氏曰。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乙未。二十一日。是也。越。踰也。朝。早也。馬氏謂舉事尚朝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馬氏謂豐文王廟所在也。蔡氏謂此以宅洛告廟是也。論語稱大夫不可徒行。而况于王乎。言王步者。明乎王之告廟也。漢志稱武成曰。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蓋以伐紂告廟也。鄭氏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從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是也。蓋武王廟在鎬焉。大傳言堯典者曰。假于禰祖。自禰至于祖。自親至于尊也。今召誥亦然也。此古史之簡而明也。○謹案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

雒邑。史記稱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雒與洛通。蔡氏以爲宅洛者。武王之志。成王成之。是也。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蓋定而成之也。故今王之告廟者。其告成也。假音格詹音瞻郟鄏音夾辱

述曰。史記云。周公行政七年。營雒邑。又云。成王七年二月。乙未。蓋叶乎洛誥七年之文矣。洛古作雒。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詩文王疏周官大司徒疏引鄭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此鄭從大傳以召誥在五年。不同洛誥之七年也。今攷洛誥稱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召誥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蓋其事同

矣。鄭從大傳。非也。又鄭云。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亦非也。是時定天下久矣。豈猶未定正朔。若大誓序之稱一月乎。凡日月一歲十二會焉。方會爲晦。既會爲朔。朔之後。晦之前。皆十五日。月在天上。日在地圖之下。月當日衝。若相望然也。漢志引此經說之云。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蓋据經而推之也。說文云。越踰也。朝早。釋詁文。馬義見史記集解。詩文王有聲云。作邑于豐。其言武王云。宅是鎬京。蓋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也。說文云。鎬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長安者。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也。史記索隱云。豐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鄠縣者。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也。武成。今詳逸文。鄭義

見詩王風譜疏。曲禮疏。史記集解。說文云。步。行也。蓋鄭與之同。堂下謂之步。釋宮文。曲禮所以言堂下布武也。武者步之迹也。字書云。輦行曰步。非古義也。不以遠爲文者。据經之爲文曰。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若不遠然也。引左傳者。桓二年及宣三年文。杜注云。武王遷九鼎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是也。宣三年左傳又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此其九鼎之緜歟。戰國策云。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蓋遷之也。史記言武王營雒者。皆本之周書度邑篇也。詹與瞻通。三塗。今在河南。河南府嵩縣南。昭十七年左傳云。請有事于雒與三塗。此其近洛

者也。嶽者北嶽恒山也。鄙者嶽麓之野也。天室者天王之
居也。郟鄏者以山而名也。周書作雒篇云。南繫于雒水。北
因于郟山。是也。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
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大音太先相皆去聲朏方尾反

大保召公之官也。相視宅居也。蓋視洛所居也。越于也。與
粵通。越若者蔡氏謂古語辭也。越若來者言召公于是來
也。武成言武王伐紂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其爲文同也。
朏月出也。漢志稱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戊申蔡氏謂
三月五日也。洛者洛汭之地也。說詳洛誥。卜宅卜居也。得
卜者洛誥所謂惟洛食也。經謂始度之也。營謂四表之也。

霸音魄度徒落反

述曰。相視。釋詁文。宅居。釋言文。武成者漢志所引文也。今詳逸文。覲禮云。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春秋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亦其例也。於文月出爲朏。古文月朏者。書疏引作周書月令。此疏文之譌也。漢書律麻志注云。月朏。說月之光朏。或曰魯語云。少朏夕月。蓋言禮月朏服欸。漢書賈捐之傳云。吉行日五十里。顧氏炎武云。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是也。孫氏云。蓋七百里也。詩靈臺云。經之營之。又云。經始勿亟。毛傳云。經度之也。蓋始度之也。鄭箋云。營表其位。蓋四表之也。王逸楚辭注云。南北爲經。東西爲營。非也。經言達觀于

此周公以冢宰攝祭而告宅洛也。蓋位成而祭于其位也。
郊者。蔡氏謂祭天地也。故用二牛。是也。漢志稱禮記曰。兆
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蓋
在邑外。故曰用牲于郊。社者。祭后土之神也。周官曰。建國
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蓋位在庫門內者也。故曰社于新
邑。此惟祭告社者。土功故也。不言宗廟者。王已自周而祭
告于豐也。牛羊豕皆具。大牢也。蔡氏謂社用大牢。禮也。大音太

述曰。丁巳。三月十四日也。周官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
則攝位。言攝祭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
之。言冢宰之攝祭也。彼注不及歷焉。今攷禮月令注云。歷

猶次也。蓋以次而徧飲之也。僞傳云。郊以后稷配。故二牛。非也。禮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云。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故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此言配祭之郊也。今此經無配以后稷之文。非以稷牛言也。周書作雒篇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雒與洛通。此言洛之所設于郊者爾。非言周公攝而祭告之郊也。祭告之郊。蓋周官所謂類祭也。其禮與冬至圜丘之郊不悉同。亦與祈農事之郊不悉同。襄七年左傳云。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此夏之正月。周之三月也。周公以三月攝郊。告洛事。非祈農事也。今

之祭告。祭于天地之位。以丁巳一日而分祭之也。告天而不告地。無是義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然則天地皆稱郊矣。牛二者。尊天地之辭。若稷牛於帝牛。經不嘗別其文乎。周書世俘篇云。用牛于天于稷。蓋別其文也。然則郊可以無配乎。宣三年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傳不得其義而爲之說爾。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則人之於天也。其孰爲主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又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

配上帝也。繇是言之。后稷配天。豈以爲外至之主哉。堯典云。肆類于上帝。固不言所配也。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阮氏元以爲此召誥所謂用牲于郊也。非也。后稷配天。天子之禮也。周公旣爲是禮。必請天子始行之。周公必不攝而始行之也。攝而始行之。非所以尊祖也。漢志引武成云。辛亥祀于天位。周書世俘篇云。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又云。告于天于稷。然則武王旣告于天于稷矣。然未成乎其禮制也。中庸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祀禮者周公相成王而成之也。周公成郊祀。故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漢書平當傳引孝經而言之。亦以爲周公制禮也。信二

十四年左傳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言封建者周公定之也。不然。則傳言封建者凡十六國。而魯在其中矣。將周公自封於魯乎。是爲曹魏公先也。史記封禪書云。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非謂其相成王而成之者乎。禮祭灋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大折猶泰折也。詳堯典類祭疏。或曰。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然則社于新邑。蓋祭地也。非也。祭灋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所以稱命民社也。蓋社者地之道也。地者母之道也。人於其母。皆得而親焉。故社者后土之神。所以神地之道也。

而非祭地之大禮也。今此經言社者。蓋所謂大社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又云。天子社稷皆大牢。則社不與祭地同也。角如繭如栗者。所謂騂犢也。祭地尊之。禮從其質而少者也。禮以羊豕爲少牢。則大牢者。三牲牛羊豕也。祭社親之。禮從其文而多者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土正曰后土。又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蓋傳言五行之官也。故云。后土爲社。言句龍爲后土之官而配食乎社也。若夫左傳言周棄爲稷者。亦言后稷爲田正之官而配食乎稷也。故曰。稷田正也。蓋稷者五穀之長也。旣以名其神。又以名其官。書疏云。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也。蓋書疏統言乎鄭義歟。今此經

言社不言稷也。偽傳云。社稷共牢。書疏云。不言稷。省文也。蓋失之矣。且偽傳謂句龍為社。后稷為稷。亦豈察於左傳以配食言者乎。引周官者。小宗伯文。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者。蔡氏謂役書也。左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也。邦伯者邦國之伯。蓋州伯也。言侯甸男服之邦伯。不言采衛者。先其近也。宋王氏曰。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謹案林氏曰。自乙未之日距甲子。凡一月爾。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是也。雖然。此非敏而時使

者哉。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故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者水之星也。以夏十月昏而正中。揄月則日南至矣。今作洛之成。在周十有二月。爲夏十月焉。洛誥可推也。周公用書。其量事期也。豫矣乎。經下文曰。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此統言用書後作洛之辭。經所以不繫之乎日月也。作洛之始。在周三月。爲夏正月焉。漸東作矣。故攻位焉而已。書疏以爲遷都事大。農時役衆。何其誣哉。

牟音謀度徒落反栽平聲定多佞反

述曰。甲子。三月二十一日也。引令役者。昭三十二年左傳文。杜注云。度深曰仞。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是也。邦伯詳盤庚疏。引土功者。莊二十九年左傳文。栽者杜注謂樹板

餘也。引詩者定之方中文。釋天云。營室謂之定。蓋在北方。故爲水之星也。作洛非遷都也。詳洛誥疏。

厥旣命殷庶。庶殷丕作。

殷庶者殷之衆人也。自昔爲殷之衆而稱之也。上下文言庶殷者衆之殷人也。自今爲周之衆而別之也。互文也。作者作洛也。庶殷難化。今且大作焉。則周之邦伯大作可知也。

述曰。洛誥云。伻來毖殷。蓋使來毖戒者。王慮庶殷不大作也。此必周公將命殷庶時也。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復扶又反

呂氏以爲此周公將自洛歸鎬。召公因周公歸而達之王。是也。蓋史敘之爲召誥者繇此也。以者謂左右而率之也。冢大也。衆邦大君自大保之稱諸侯而言也。經言出言復入。不言始入者。互見而省文也。始入不取幣而出取幣者。亦以見始入乃知公歸之可因也。幣者諸侯來洛獻王之幣。下文所以言奉幣供王也。錫與也。旅陳也。謂陳幣而陳告也。若如也。旅王若公者旅王若旅公也。言若公者蒙上省文。猶左傳言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謂如我之欲善也。言大保乃率諸侯出取獻王之幣。乃再入以與周公。大保言曰。拜手稽首。今陳於王。如陳於公者焉。此陳幣而陳告。因周公歸而達之王也。蓋言旅王若旅公。則公歸可知也。

榛

述曰。朱子云。此蓋因周公以告於王爾。朱子與呂氏義同。春秋。僖公二十有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今於此經。蓋左右而率之也。大保乃以庶殷者。率役衆。猶率師衆也。大保乃以庶邦冢君者。猶顧命言大保畢公率諸侯入而左右也。冢大。釋詁文。與古通予。釋詁云。錫予也。又云。錫賜也。今以賜言。於文未適也。旅陳。釋詁文。若如。詳臯陶謨疏。引左傳者僖九年文。蓋亦史文之古者也。昭十九年左傳云。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蓋怒色也。亦蒙上省文也。書疏於上文周公至洛者引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於此文引鄭云。召公

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又引王云。爲戒成王賜周公也。僞傳云。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蓋傳於此經。與鄭王說略同。皆非也。洛誥云。孺子來相宅。則王於相宅豈無事乎。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則王至新邑明矣。此洛誥所以不書王至也。洛誥以祭事之重而特書。然王相宅之事。固以王在新邑而明也。今召誥不書王至。則當書王在新邑矣。且洛誥不書王至。亦不書公至也。今召誥則不然也。朱子云。公至洛。皆書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略君如此也。朱子明乎公至而王不至也。故謂王與周公以乙卯日至洛。則書王至

者尤重於書公至矣。且丁巳之郊。戊午之社。王當自祭焉。何以謂王無事也。若王以郊社之後至。當書曰。某日。王至于洛。大保以庶邦冢君覲王。此齊氏召南所以推朱子之說而辯之也。經言出取幣者。適一時之宜爾。豈以欲顯周公之故邪。經言入錫周公者。言大保率諸侯入與之也。非言王賜之也。今謂以王命賜周公。於經病添文也。儀禮鄉射禮云。主人以賓三揖。鄉飲酒禮有其文。以作與。蓋其義通也。今於此經。非其義也。夫召誥者。惟召公之誥焉。非與諸侯敷奏者也。書疏引鄭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鄭自王賜言之也。然下文言奉幣供王。不言賜公也。春秋定公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

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此鄭說之所繇也。賓玉不盡於璋。故鄭殊而及之也。璋以皮者周官小行人合六幣之一也。鄭因公羊傳而推之爾。然公羊傳豈以爲召誥時之賜乎。江氏從鄭而益之云。旅陳也。言旅王若公。則王在矣。蓋王以既得周公獻卜而來也。洛誥言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云。伻來。以圖及獻卜。若王與周公以乙卯日至洛。安用伻來獻卜乎。僞傳非也。江氏辯僞傳者蓋於洛誥得之矣。然其說以王在言之。則召誥何不爲洛誥王在新邑之文邪。蘇氏云。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及公者。尊周公也。今攷禮郊特牲云。旅幣無方。聘禮云。賓面。如覿幣。賈疏云。賓私面於卿。其幣與私覿於君同

也。漢書武帝紀云。復子若孫。顏注云。若者豫及之辭也。則蘇氏所言。似矣。然下文言奉幣供王。不言及公也。蓋禮無王庭而旅及私面之幣者。不二尊也。襄三年左傳言公及晉侯之盟云。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稽首。寡君懼矣。哀十七年左傳言公會齊侯之盟云。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繇此言之。經於大保旅王言拜手稽首者。不可以爲及公矣。書嘉禾序云。旅天子之命。謂陳告也。孟子云。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則旅陳者豈惟陳幣乎。呂氏云。陳戒成王。又云。陳王及公。然此篇無陳戒於公者也。且以王及公言之。則呂氏所謂召公因周公歸而達之王者。於經

文無所見矣。何繇而知公歸也。下文所謂越自乃御事者。將王及公之御事邪。君臣以御事同稱。非立言之體也。僞傳云。陳王所宜順周公。蓋以若爲順也。然下文所陳。自旦日而外。皆非以公爲言也。何爲以順公者總挈之乎。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自此而下至篇終。皆召公陳告成王者。今陳告周公以達之也。誥告庶殷者。言王誥告而治之。若多方多士之誥告。是也。洛誥所謂毖殷。亦誥告也。越。于。自。由也。御事者。指言治事之臣。呂氏謂不敢指言成王。是也。左傳敘虞人之箴曰。敢告僕夫。此後世稱陛下之所繇也。言誥告其庶殷。必于由汝御事。蓋庶殷者。天下所觀望也。故召公特言之。庶

殷難化。而上文言庶殷丕作矣。今作洛圖治。以治庶殷爲急。而非王德之化。雖誥告而罔聽焉。呂氏謂召公言其本是也。洛誥言毖殷者。必使殷懷王德。亦此意也。故下文皆以王德言之。陛傍禮反

述曰。釋詁云。由。自也。今轉注之。詩思齊箋引書曰。越乃御事。無自字。蓋引而節之歟。經下文云。王先服殷御事。言所自也。引左傳者。襄四年文。後世稱陛下者。蓋在堂陛下。則治事之臣也。僞傳云。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此傳自王在洛言之也。如其言則經當曰越御事。如梓材之例矣。而所謂自乃者。不亦綴旒乎。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元首也。元子。鄭氏謂首子是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天子爲元首焉。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謂殷紂也。言皇天上帝改其元子此大國殷之命。易所謂革者也。休美。恤憂也。言惟王受元子之命。無窮之美。亦無窮之憂。苟弗敬德則不知憂而失其美矣。何其奈何弗敬德乎。重歎之也。適與嫡同

述曰。元首。釋詁文。鄭義見書疏。又鄭云。凡人皆天之子。天子爲之首爾。今不出之者。爲其辭嫌於人皆天子也。引易者。乾彖傳及革彖傳文。詩六月毛傳云。元。大也。僞傳言大

子。其義也。引詩者大明文。詳大誥紀敘疏。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以一句讀也。其曰上帝者。可微讀之爾。釋詁云。休美也。恤憂也。無疆詳大誥篇。廣雅云。曷何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瘝工頑反 夫音扶 攜戶圭反 籲羊灼反

大邦殷者。猶上文大國殷也。邦國恆言。變文者互相備也。殷先哲王言多者。孟子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也。越于也。後王者紂也。後民者紂之民也。服事也。盤庚以後王告民者。則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康誥以保民言天者。則曰明

乃服命。蓋天命在民。後王當以後民而服事天命也。猶下文言欲王以小民祈天永命也。瘝病也。保抱保而抱之。攜持攜而持之。籲呼。亦總也。眷顧也。詩曰。乃眷西顧。疾速也。言天既遠終大邦殷之命矣。此殷多先哲王之靈在天。于其後王後民。此服事其天命。蓋殷先王不欲遠終其天命。而欲後王以後民服事之也。其後王終使明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故夫後民惟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呼天。往其逃亡。出則執之。其可哀如此。乃歎天總哀于四方之民。其遠終于殷眷顧所命而改用勉德也。今王其速敬德哉。

述曰。詩烝民云。邦國若否。瞻卬云。邦國殄瘁。此邦國之恆

言也。詩崧高云。南國是式。又云。登是南邦。遂云。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此言邦言國之互相備也。其變文者。亦以成文之聲而變之也。今以知史之為文。一言無所苟也。服事。釋詁文。瘝一作鰥。釋詁云。鰥病也。郭注引此經作鰥。康誥云。瘝厥君。今言病民者。以經言哀民也。病民則病其君可知也。說文云。籲呼也。亦總。詳皋陶謨疏。說文云。眷顧也。引詩者皇矣文。釋詁云。速疾也。今轉注之。釋詁云。遐遠也。詩下武云。世有哲王。三后在天。今言殷之先王。明世德也。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以一句讀也。其曰後民者。可徵讀之爾。書疏引王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偽傳云。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釋文云。夫知並如

字。此猶曲禮鄭讀若夫之夫。以如字失之也。於文末適也。釋詁云。知匹也。孫氏以言此經。謂丈夫有匹偶者。非也。既曰婦子。則知其爲丈夫有匹偶者。何必又言夫知乎。且言匹夫可也。言夫匹。則晦而迂矣。今攷隱三年左傳釋文云。夫音扶。發句之端。後放此。桓十三年左傳去。夫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今讀夫知。當同。經言厥終者。承上文後王言之也。言夫知者。承上文後民言之也。釋詁云。徂往也。詩北風序云。莫不相攜持而去焉。言徂往也。今往亡而出執。詩桑柔所謂云徂何往者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去聲墜垂去聲

此承上文言殷者而溯夏以及殷也。申氏謂夏違故曰相古。殷近故曰今相。是也。先民者對後民而言。明其時天命之保民者則先王也。天迪者天之導民也。猶多方言帝之迪。詩言天之牖民也。於夏言子者蔡氏謂禹傳之子。是也。孟子曰。天下之民從之。又曰。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今言從子者。民從夏禹之子也。保者保民也。面者眞氏謂鄉之不背也。若順也。無逸曰。非天攸若。今言天若者。天之所順也。孟子曰。天與子則與子。是鄉而考乎天之所順也。有殷不言先民者。蒙上省文也。格正也。蓋民格也。民去夏從殷。格其不正而至於正。猶論語言民之且格也。易言湯之革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順乎天者順乎天之所順。是亦鄉而

考之也。言視古先民於有夏。天導民從夏禹之子而保之。夏禹傳子而民從。則夏先王鄉而考乎天之所順也。而今夏後王於後民之時。既墜失其天命矣。今視有殷。天導民格正而保之。殷湯正夏而民格。則殷先王鄉而考乎天之所順也。而今殷後王於後民之時。既墜失其天命矣。蓋天命所繇墜失者。以其背天而不能稽之也。故下文以稽謀自天言之。鄉與嚮同

逑曰。申氏者時行也。明史有傳。酒誥言殷之後王云。惟民自速辜。蔡傳云。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於此經上文言後王後民者。蔡以爲指紂也。然則蔡謂先民亦先王矣。僞傳云。視古先民有夏之王。蓋其說同。今攷詩那云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蓋民人也。先民猶先人也。那爲商頌。先民者先王也。然凡經之文。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今經言後王又言後民。言先哲王又言先民。蓋對文也。非如酒誥言惟民者之散文也。釋詁云。迪道也。導與道通。引詩者詩板文。毛傳云。牖道也。或曰。釋詁云。迪作也。蓋天迪者天作也。緜今攷之上下經文。於義未融也。書疏引鄭云。面猶回向也。然回向者先背而後向也。以言此經。非也。鄉與向通。周官撢人鄭注云。面猶鄉也。以言此經是也。孟子趙注云。格正也。論語何注同。蔡傳於先民有夏云。天啟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於有殷云。天啟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蔡言又者。於文未適也。多方云。惟帝降格于夏。言

天命格夏也。若夫天命無不正。安可言格正夏命乎。或曰。荀云。天啟迪其格正有夏而保佑之。可矣。然經文當一例也。今云。天啟迪其從子而保佑之。可乎。從子者禮言婦人之義也。今自夏禹言之。非也。詩時邁云。昊天其子之。釋詁云。格至也。以言此經。亦非也。僞傳云。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又云。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繇傳言之。則經何不於禹言至於保安者乎。何不於湯言從而子安之乎。經言天若。非堯典欽若昊天之例也。且言面鄉。則順天者在其中矣。莊元年穀梁傳云。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此所謂天若也。易繫辭傳云。天之所助者。順也。又云。履信思乎順。

思乎順者考天之所順也。釋詁云。墜落也。邢疏云。左傳曰。
弗敢失墜。其義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又音有

此承上文面稽天若而言。無與毋通。遺棄也。壽耇者老成人也。言我古人者。親之也。有與又通。自從也。言今王以沖子嗣位。則毋棄老成人。蓋曰其老成人。能考我古人之德也。況曰。其又能考謀從天乎。謂以知人而知天。莫如壽耇之能也。蔡氏曰。無遺壽耇。蓋君天下者之要務。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疏遠。故召公特言之。易以智反

述曰。詩谷風云。棄予如遺。則遺者棄也。釋詁云。耇。老壽也。

漢書孔光傳引壽耇作耇老。蓋義同也。論語云。竊比於我老彭。此我古人之例也。釋詁云。從自也。則自亦從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諴音咸碞五咸反

此顧上文言元子惟休惟恤者而申告之也。有王者天下共有之王也。春秋所以誅無王也。其者蔡氏謂期之之辭。諴和也。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和者得其心之道也。上文所謂疾敬德者。和民之本也。王不敢後者卽所謂疾也。蔡氏以爲不敢緩者是也。碞險也。大學曰。失衆則失國。言民險也。蔡氏謂小民至微而至可畏是也。言有王雖幼。乃天之元子哉。王其大能敬德和于小民。則今

之休美矣。今王其和民不敢後也。以顧畏于民險焉。蓋知恤也。○謹案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召誥所謂民碞者。豈以爲人心之險哉。謂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民心好惡之公者乎。故謂之民碞也。蓋以是爲民險矣。天道至公也。則有天險焉。地道至公也。則有地險焉。人道至公也。則有民險焉。民險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誥言天德之敬節性之和者。敬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蓋有王元子之所以爲誠和也。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

也。於是乎民險皆平矣。天險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險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險之平。以人道之和也。從古以來。敵國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國者。皆無可恃焉。恃民碞之險也。故古之敵國若無所顧畏矣。而終不敢不顧畏者。有民碞在也。而謂有王元子反不顧畏于斯乎。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皆不言民碞也。而其險昭然矣。苟不顧畏于斯。必無以和其民也。是有王元子竟自失其民險也。其危矣哉。而不知者。以為民碞者。莊子所謂人心之險也。挾衆而詘言。犯上而作亂。皆民碞也。此所以稱民權也。何其戾於召誥之義哉。蘇氏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斯喻也。猶嫌於莊

子所謂人心之險也。以其未挈乎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
不可犯者也。訕刪去聲
述曰。春秋誅無王者。春秋之公義也。非穀梁傳所謂桓無
王之罄也。不字說文引作不。蓋文之脫爾。或据以爲丕不古
通。非也。諴和。說文義也。碞古通巖。書序傅巖。史記作傅險。
則碞者險也。隱元年左傳云。制巖邑也。杜注以巖險言之。
僞傳云。碞僭也。下民僭差。此傳妄以聲求義也。說文云。碞
磛碞也。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巖同。然讀用顧上屬焉。於
文未適也。蓋其引而節之歟。僞傳云。王不敢後能用之士。
此於經病漆文也。其讀用上屬焉。亦失之矣。引易者坎象
傳文。引莊子者列禦寇篇文。論語云。衆好之必察焉。衆惡

之必察焉。蓋察其好惡之公私也。大學言民之好惡者。好惡之公也。明德而非拂人之性者也。易訟象傳云。險而健。言其險之私也。坎象傳言天地之險者。言其險之公也。猶同曰道焉。而易有君子小人之分。召誥言天命言節性而言民碞也。則險之公也。非險之私也。金人畏宋之義民。其故有繇然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承上文言諴小民者而言作洛圖治也。來者來洛也。其時王在鎬。召公在洛。故期之曰王來。紹繼也。王爲天之元子而繼天。故告之曰紹上帝。服治也。事也。言自治事者以

王將親政也。土中者洛爲中國之地中也。周官曰。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洛與雒通。周書作雒篇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爲天下之大湊。史記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皆土中之義也。旦周公名也。王氏謂禮君前臣名。是也。言王其來洛而繼上帝。將自治事于王土之中。在旦之言曰。其作洛大邑。其由是德配皇天。毖戒祀事于上下神祇。其由是宅中而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惟今之休美焉。

尺有之有音 又湊千候反

述曰。紹。繼。釋詁文。書疏云。鄭王皆以自爲用。蓋從詩執競毛傳義也。今於天子而言用事。則非矣。說文云。服。治也。釋詁云。服。事也。周官大司徒注云。晝漏半而置土圭。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互詳堯典疏。考工記玉人云。土圭尺有五寸。以土地。漢書婁敬傳言成王都雒者。與史記略同。惟婁敬又云。以爲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如其言。將以鎬阻險。而洛不阻險乎。當是時。鎬爲西周。洛爲東周。成王非居洛而不居鎬也。豈其終阻險邪。夫居鎬者

非欲阻險也。居洛者非不設險也。易坎彖傳云。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聖人曷嘗不言險哉。孟子云。地利不如人和。又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召公所謂敬德諴民者也。戰國策言吳起對魏武侯云。在德不在險。其義也。然非謂舍其險而居不險也。呂氏春秋言南宮括對魯穆公云。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此要敬之說所繇也。繇今攷之。於以見子史所言其不如經言之善者若斯也。孟子云。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信哉。王義見書疏釋詁云。由自也。則自亦由也。毖戒祀事者詳洛誥疏。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比毗志反 邁莫敗反

此承上文治民而言。蔡氏謂治人當先服乎臣是也。服者治之而受治也。若孟子所謂心服也。言服殷御事不言服周御事者。殷臣難治。能治殷臣。則周臣可知也。上文言誥告庶殷矣。殷御事者。庶殷之統也。故必先服焉。比。近。介。助也。猶多方之言夾介也。性者。天生人五常之性。蓋其氣之生理也。天生聖人。其性無待節之。而無不節者矣。其生人而氣之偏者。於理不能無過不及之差。非節之。無以爲中也。且氣麗形而生。其形之動其氣而危其理者。又能無節欲乎。蔡氏以爲節其驕淫之性。是也。邁。行也。詩曰。我日斯邁。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蓋性德所行者

也。言王先治殷御事。以近助于我有周御事。必節其性。惟日以其性德行之。蓋治殷臣使有德行也。○謹案召誥之言性也。其先後言性者之歸乎。商書曰。不虞天性。虞者度也。無逸曰。天命自度。以其度而度之。所謂節性也。此先乎召誥言性者。非召誥安所明之乎。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性者。節其性而和不失中也。此孟子所謂性善也。所謂養其性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性者。節其性而欲不滅理也。此孟子所謂忍性也。故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惟忍性。然後能養其性。皆所以節性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相近。則當有節之者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節之者。善反之者也。此後乎召誥言性者。非召誥安所開之乎。皆中之中爲行德行之行皆去聲度徒落反自度其度如字

述曰。廣雅云。比。近也。詩正月云。洽比其鄰。言近也。介。助。詩行葦箋義也。釋詁云。介。右也。而釋詁右助義同。蓋爲介者所以助也。蔡傳云。近副我周之御事。使其相觀爲善。縣蔡言之。蓋若多士所謂比事多遜也。然於上文言王先服者。義不貫也。王制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呂氏春秋云。節乎性也。注云。節。猶和也。亦其義也。五常。詳皐陶謨五典疏。

適行。釋言文。引詩者小宛文。箋云。適行也。引易者乾文言文。樂記云。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今言知知者。言物至則心知知之也。樂記注云。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疏云。爲每一物皆知。是物至知知也。非也。其言性之欲者何也。論語云。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天理也。非人欲也。此性之欲之本也。詩關雎序云。發乎情。民之性也。史記云。國風好色而不淫。此皆天理也。皆非人欲也。此性之欲之不失也。今注引樂記者。其下文云。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蓋自申其義焉。此性之欲之失也。非性之欲之本也。或曰。言性者皆謂孟子與孔子不同。若司馬氏光者。且疑孟

子也。今乃同之乎。夫皆謂不同者。皆非也。皆末萃而言之爾。論語云。性相近也。程子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繇程子言之。性之本者。天地之性也。如其性之本非善歟。則氣質之性。將有相違而不相近者矣。朱子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繇朱子言之。其兼而言者。明乎天地之性爲之本也。性善之端。躍如也。孟子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此孔子之言性善也。論語云。人之生也直。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性善故也。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又云。父子之道。天性

也。君臣之義也。以性善而貴之也。故云。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謂其悖乎性之本也。此孔子之言性善也。易繫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孔子之言性善也。非性相近之繇邪。一陰一陽。其氣則五行之氣相生也。其道則布四德爲五常之理。善則其繼之者。謂天命之續而與人者焉。彖傳所謂物與无妄也。孟子所以言性善而謂人無有不善也。性則其成之者。謂人生之定而受天者焉。自天而繼續於人。人受天之氣以成形。皆受天之理以成性。蓋性自人之生而生者也。於是乎天命之性。而氣質之性雜之。

則成性偏矣。其不雜之。則全矣。其全也。為聖人焉。蓋所謂君子之道者。其偏也。為仁者焉。為知者焉。衆則為百姓焉。雖其偏也。其性非不可復也。序卦云。復則不妄矣。象傳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而全焉。蓋亦所謂君子之道者。孟子所以言性善而謂養其性也。養其天命之性也。孟子所以言性善而又謂忍性也。忍其氣質之性也。故性之理生於心。孟子不曰良知良能乎。故云堯舜性之也。其無待養之者也。人之氣質之偏。自其一端而養之。養之有序。吾性中天理之節。將節於斯哉。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所謂養也。養而充

之。非達之不可也。故云。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
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若夫性之欲者。動
乎耳目口鼻四肢諸形之閒。忍之。所以節之也。其無待忍
之者。孟子言君子所性而施於四體者是矣。故云。形色天
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其有待忍之者。孟子言陷溺
其心。言蔽於物而引之者是也。緜是言之。所謂性善者。蓋
孟子私淑乎子思而願學孔子者也。中庸云。率性之謂道。
如其性非善歟。而率性也。道云乎哉。然而疑孟子者終以
有性不善而疑之也。非也。人性之端。情也。情善則性善可
知也。象之殺舜。不善孰甚焉。而見舜則忸怩。何哉。其情善
也。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韓子原

性。不疑於叔魚楊食我。越椒之不善乎。而其疑有可釋者。孟子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方氏苞云。宋元兇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繇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然則韓子所疑者不亦可釋乎。多方云。惟狂克念作聖。性善故也。互詳多方疏。或曰。孟子言四端者。必曰。人皆有之。孟子道性善。其義也。趙注云。人生皆有善性。如趙氏言。蓋謂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之性皆善也。然孟子稱堯舜而言之。豈有善己乎。性善者言乎性之本也。皋陶謨陳九德于舜前。其采采而變化氣質者有然也。或曰。程子云。性即理也。孟子注采之。

何也。今攷鄭樂記注云。理猶性也。蓋所釋若同而微不同。朱子云。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孟子注也。於文尤洽也。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今朱子以所生者爲言。蓋理麗氣而生也。氣質之繇。亦在其中矣。劉氏敞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知與下愚可乎。曰。可。知愚非善惡也。嗚呼。古之言性者。言治民也。無空言也。言治民者以言性爲空言。則召誥言治民者也。曷言性乎。言性者言治民之原也。不辯其原。民無繇治矣。今願釆其要而言之也。敢不辯焉。孔子引詩者。蒸與烝通。夷與彝通。永叔者。歐陽脩之字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承上文王先服殷御事而言。蔡氏謂化臣必謹乎身。是也。作爲也。蔡氏曰。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之也。是也。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故論語言南面者。必曰居敬。皆此意也。蓋上文所謂節性者。其德之和也。能敬而後能和。敬也者。蓋節性所繇入德也。於殷御事言節性。於王言敬德。互相備也。明乎其節性者。必當敬德也。明乎其敬德者。卽以節性也。言敬而曰作所。蓋所行皆然。則惟日其邁可明也。多士之誥告者。則勉之曰。爾克敬。多方之誥告者。則戒之曰。不克敬于和。故王欲先服殷御事者。苟不敬德。必不可也。上文所謂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者。於此見之矣。拱共音

述曰。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而釋天題其後曰星名。則北辰者星也。或以對南極之北極爲言。非古義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監去聲

此顧上文言夏殷墜命者而申言之也。監視也。於夏言服天命。於殷言受天命。互文也。能服天命者乃受天命。故先言服命而後言受命焉。有歷年者猶君奭言多歷年所也。延長也。早者謂夏殷先己然也。蔡氏曰。夏殷歷年長短所

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德則墜命爾。

述曰。監視釋詁文。孫氏謂釋詁云。艾。歷也。詩庭燎傳云。艾。久也。則歷亦久也。是未可執也。孟子謂歷年多矣。不又謂歷年少乎。經不惟曰歷年。而曰有歷年。則多有之也。延長。釋詁文。僞傳云。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傳言互文。是矣。然失其先後所言之序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我者。我王也。嗣。繼也。若功。猶其功也。孟子曰。以若所爲。嗣若功者。蔡氏謂繼其敬德有歷年者也。服謂服事天命。蒙上文也。初服謂初卽政也。言今王繼受其天命。我王亦惟此夏殷二國之命。繼其功。蓋王今乃初事矣。明今爲嗣服

天命之始也。此結上文監于夏殷之意。而起下文知命在
初之義。
述曰。我義詳康誥疏。嗣。繼。釋詁文。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
功。以一句讀也。其曰二國命者。可徵讀之爾。論衡云。召公
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此
檃栝引之。蓋連下文爲更端之辭。嗚呼作於戲。從今文也。
僞傳云。繼順其功。此釋若爲順也。非也。王乃初服。僞傳以
屬下節焉。似矣。然上文言受命者。必言服命。此備承之也。
僞傳亦非也。蔡傳云。況王乃新邑初服乎。然經言宅新邑
者。固在下文。此非以新邑言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承上文王乃初服而言。初生謂子幼少時也。漢書稱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蓋慎初生之始也。貽遺也。與詒通。詩曰。自詒伊戚。其言可反觀矣。歷年承吉凶而言。則長短可知。省文也。知今我初服。猶曰我初服今知。倒文也。言王之初服。譬若生子。無不在其初生。自遺哲命也。蓋天命生人。人性皆善。莫不命之以五常之明德。所謂哲也。今天其命哲矣。能敬德而不失其命哲者。則命之以吉。命之以歷年多。是我初服自貽哲命也。不敬德而失其命哲者。則命之以凶。命之以歷年少。是我初服不自貽哲命也。所以知吉凶之歷年者。我初服今知矣。蓋命哲者命之理

也。命吉凶命歷年者命之數也。初服者事之始也。吉凶歷年者事之終也。今之所知。以理知數。以始知終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其知於此也。○謹案經言命哲不言命愚。何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天之生人命哲不命愚也。此孟子所以道性善也。其或愚者。則生人氣質之偏爾。是疾也。非命也。詩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論語所以言愚爲民疾也。論語言生人者。則曰人之生也直。而言愚疾者。則曰古之愚也直。故愚者而自貽哲命焉。中庸所謂或困而知之。雖愚必明也。愚者而不自貽哲命焉。論語所謂下愚不移也。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雖然。哲者非愚也。哲者而不自貽哲命焉。亦何

以自成其哲哉。詩曰。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蓋自戾也。少去聲。貫音慣。遺唯季反

述曰。論衡引此經而說之云。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蓋以十五初入大學言也。今攷內則云。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皆所謂初生也。經固統言之也。引漢書者。賈誼上疏言教太子者也。僞傳云。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亦賈疏之意也。貽遺。釋言文。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以一句讀也。其曰初生者。可微讀之爾。引自詒者。詩小明文。

詩靜女釋文云。貽又作詒。蓋義通也。僞文詳康誥政人疏。
僞傳云。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
則歷年。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傳以三命言之。則愚亦命也。
非也。此經所不言也。江氏說與僞傳同。蔡傳云。今天其命
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
今我初服。何如爾。初服而敬德。則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
矣。蔡以其命哲者爲不可知。將有其命愚者邪。於義未融
也。孟子言歷年之多少。則歷年豈必多邪。蔡以歷年若永
年。與僞傳同。皆偏也。於文未適也。引易者。繫辭傳文。釋詁
云。續。繼也。則繼亦續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易繫
辭傳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說卦云。乾爲天。爲父。坤爲地。

爲母天地之生人也。爲之父母。其繼續則同。互詳上文疏。引愚哲者詩抑文。毛傳云。職。主也。而傳無釋疾者焉。朱子以稟賦之偏釋之也。又朱子云。戾。反也。言反其常。蓋視毛傳言戾罪者。則長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承上文言自貽哲命者。而申告之也。上文於初服言之。以王初即政。蓋嗣服天命之始也。此於宅新邑言之。以王新作洛。蓋宅中配天之始也。肆。今也。今惟王其疾敬德。蓋丁寧申告之辭。王其德之用者。猶梓材言肆王惟德用也。祈。求也。此非祭祀之祈也。詩言聿修厥德者。則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蓋所以求之者。德之用也。今王之用何以能

自貽哲命乎。王其德之用。求天永命。蓋求歷年之吉也。

述曰。僞傳云。天已知我王初服政居新邑洛都。傳連上文言之。非也。其以知爲天知。淺矣。詩敬之言天命云。曰監在茲。豈惟知我初服居洛乎。然傳分初服與宅新邑言之。是矣。蔡傳云。宅新邑所謂初服也。非也。肆今。釋詁文。說文云。祈求福也。引詩者。文王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以一句讀也。其曰用者。可微讀之爾。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此承上文王其德之用而言。彝。常灋也。若。順也。商書曰。民有不若德。詩曰。萬民是若。言其惟王毋以小民過用非灋

亦敢殄戮用治之蓋治民當用德也民順德乃有功焉蔡氏謂疾敬德則綏用刑是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故曰乃位乎天德今言王在元子之位其德則元是位在德元也刑灋越于也言其惟王用德而位在德元天下小民乃不敢淫用非彝惟灋王用德于天下則于王德顯矣此所謂民若有功也蓋上文言民碞者敬德而念民彝也此言民若者敬德而化非彝也皆所以誡小民也長丁丈反

述曰釋詁云彞灋常也則彝者常灋也引詩者閟宮文引易者乾文言文偽傳讀曰亦敢殄戮用乂民非也此傳以康誥讀用康乂民者推之爾然商書不曰用乂讎斂乎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以一句讀也。其曰非彝者。可微讀之。爾僞傳從彝絕句焉。則所謂勿以者蓋不完矣。蔡傳云。惟順導民。則有功。民猶水也。水汎濫橫行。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其害愈甚。順而導之。可以成功。此蔡以民若爲若民也。於文未適也。詩烝民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民之順者。可言順民也。洛誥所以言若彝而棐民彝也。今曰小民淫用非彝。此民之不順者。是當使民順也。豈可言順民乎。孟子云。水逆行謂之洚水。禹之治水。使逆行之水皆順也。非順乎逆行之水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總結上文而申告之也。勤勞也。恤者。卽所謂無疆惟恤也。其曰者。所期之辭也。式用。替廢也。以者。朱子謂如春秋以某師之以。蓋左右而率之也。言今君上臣下皆勞憂。其所期者曰。我王受天命。大如有夏之歷年。用勿廢有殷之歷年。兼而受之。此天之永命也。蓋有所祈則有所受矣。今何以受之乎。欲王以小民受之也。明欲王疾敬德而諴小民也。孟子曰。民爲貴。又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林氏以爲卽此天命在小民之意也。眞氏曰。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以民爲心爾。蔡氏曰。小民者。勤恤之實也。與音預

述曰。勤勞。釋詁文。釋言云。式用也。替廢也。以義詳上文疏。漢志於夏云。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於殷云。凡殷世

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此言其大略爾。史記三代世表。夏殷之年固不詳也。孟子趙注云。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武是也。趙氏釋邱者。据司馬灋也。蓋民以邱爲數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奉方孔反

此敘召公自明其取幣告王之意而申結上文也。予小臣者。王氏謂召公自謂。是也。蓋謙辭。讎對也。詩曰。以對于天下。對民者。猶洛誥所謂答其師也。釋文曰。讎或作酬。蓋酬亦對答之義也。百君子者。王之諸臣。統殷周之御事而言

也。百君子爲民之望。當有以對民。故曰讎民百君子。越于也。善兄弟爲友。友民者。如兄弟而善其民。所謂諴小民也。王者父天母地。稱元子焉。四海之民。皆父母之子。皆兄弟也。故曰友民。威命者。王所以令百君子也。呂刑曰。德威惟威。明德者。卽敬德之所成也。王者之德。惟敬故明。以此能諴和而友民者也。大學所以愼明德與民同好惡也。末。終也。終有者。顧上文王厥有成命而言也。亦。總也。勤。卽勤恤之勤。奉幣者。召公之職也。周書克殷篇言武王之祀社者。則曰。召公奭贊采。今以陳庶邦冢君之幣也。而陳告焉。其曰惟恭奉幣者。其意猶曰惟謹奉職也。言召公終拜而言曰。予小臣敢以王之對民百君子。于友善其民者。安受王

威命之明德。則王終有天之成命。王之德總顯矣。予於此非敢謂勤。惟謹奉幣以供王能誠小民而求天永命。蓋召公自明其供職而助王也。自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者。而至此篇終。其旅王若旅公者蓋如此。而公固在百君子中矣。上文言欲王以小民受天命。此言予小臣敢以百君子受王命。所謂上下勤恤也。故召誥於是終焉。○謹案召誥之義。觀於其詩。皆足以發矣。詩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其詩曰。篤公劉。此非稽古人而治民今休者乎。詩序曰。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其詩曰。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此非以敬德治民而祈天永命者乎。詩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其詩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又曰。爾受命長矣。君子者王也。彌性者王之敬德也。敬以節性。日邁不已。則彌終其性而盡之。所以能永命也。此非御事之賢而王所繇服之者乎。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吉士及吉人者百君子也。王爲君子。以天之元子。而位在德元。則百君子皆受命焉。媚于天子而媚于庶人者。受王命以友民也。此非御事之賢而能諴小民者乎。是故召公之詩與召誥同。以此見召誥之義萬世不能易也。奉職之奉如字泂音迥卷音權

述曰。書疏引鄭云。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今不出之者。鄭

說非因周公歸而告王也。王義見書疏。釋詁云。仇讎匹也。仇匹合也。合對也。詩兔罝云。公侯好仇。蓋異乎左傳所謂怨耦曰仇者矣。則讎義可明也。詩抑云。無言不讎。謂凡言則無不對之也。引詩者皇矣文。鄭箋云。對答也。繇是推之。今之責有司者。猶曰何以對民。亦古之遺言也。書疏引鄭云。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今言王之諸臣皆統之矣。僞傳云。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民在下。自上匹之。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傳義然矣。於文未洽也。其釋以爲與。非也。且從百君子絕句焉。失其讀矣。蔡傳云。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順民也。非也。頑民者書

序之辭云爾。多士云。用告商王士。又云。爾殷遺多士。豈謂之頑民乎。今以殷之頑民爲周之讎民。尤非立言之體也。友順者。蔡据鴻範言彊弗友者推之也。然以爲周之友民則何獨遺周之百君子乎。經言百君子。不斥言殷也。王氏應麟云。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亦非也。桓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然則當時謂之義士矣。豈謂之讎民乎。詩節南山云。俾民不迷。豈謂殷民乎。薛氏季宣云。讎民先於友民者。作洛以鎮商人爲先也。然經言先服殷御事矣。奚不曰先服讎民乎。蔡傳於此無釋越焉。蘇蔡推之。則越及也。今言越于者。召誥言越者數。自越日

而外。皆訓于也。善兄弟爲友。釋訓文。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論語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張子西銘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又云。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此所謂友民也。惟敬故明者。堯典欽明之義也。易繫辭傳云。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則末者終也。經上文云。王厥有成命。擬之之辭也。今言其成於終焉。或曰。亦顯者。言王因亦顯也。今不從者。因亦之辭。非所以尊君也。詩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以言此經。非其義也。成九年左傳云。敢拜大夫之重勤。今自我言之。故曰非敢勤也。漢

書宣帝紀云。臣下各奉職奏事。奉職者。奉事也。今召公奉事。則奉幣焉。周官大司徒云。各共爾職。共。與供通。釋訓云。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蔡傳云。奉幣者。蓋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今不出之者。經言祈天非祭祀之祈也。成王新邑之祀。烝祭也。非祀天也。祀天。無助祭者也。夫奉幣者。以是爲供職之辭。衡未可執一以言之也。經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曰。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皆以一句讀也。其曰百君子。曰友民。曰奉幣者。可徵讀之爾。或疑其句之長者。此不足疑也。經上文之讀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之爲文。貫下而言也。今敢以之以貫相應焉。當如例求之矣。盤

庚大誥諸篇。不有句之長者乎。韓子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蓋經之爲文也。其氣莫盛焉。故句之長者宜矣。其句之短者。若所謂今休所謂王亦顯也。豈不宜哉。詩公劉毛傳云。篤厚也。鄭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也。隱三年左傳言詩泂酌云。昭忠信也。故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其義也。詩卷阿毛傳云。彌終也。藹藹猶濟濟也。毛之釋彌。從釋言義也。而傳無釋性者焉。鄭箋云。媚愛也。朱子云。君子。王也。其詩言君子。又言天子者。朱子謂此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呂氏祖謙云。彌爾性者。充其性至於無虧也。蓋以德性言之也。今以毛言彌終者通之。不亦可乎。易乾文言云。知終終之。蓋終其德性。中庸所

謂盡性也。緜是而永命焉。易說卦傳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義也。鄭箋云。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緜鄭言之。蓋以性猶孝經毀不滅性之性也。是彌性即受命之長也。其於詩辭則複矣。朱子言壽終者。蓋與鄭同。今以召誥參之。則詩言德性者。躍如也。

召誥位成圖

北
市位在後
東
西
南
郊位在邑外南郊
內朝
路門
治朝
應門
雉門
庫門
外朝
皋門
召誥城位參洛誥定宅圖而可明也
內朝卽路寢也畢門卽路門也臯門卽南門也
左宗廟
右社稷
大祖廟居中左昭右穆以次竝列焉
謹案書冊中之圖以得意象者爲第一義故不爲藻繪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八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